

女性文学的在场研究

性别三原色深度访谈

Narrations of Love and Dreams

Spiritual Dialogues with Famous Woman Writers

爱与梦的讲述

——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

教育部“十一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性别的颜色

王红旗 著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爱与梦的讲述

——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

王红旗 著

教育部“十一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性别的颜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与梦的讲述：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 / 王红旗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097-1306-8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女作家 - 文学创作 - 文学
研究 - 世界 IV. ①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7840 号

爱与梦的讲述

——著名女作家心灵对话

著 者 / 王红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肖 卫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5

字 数 / 33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06-8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女性文学的在场研究

性别三原色深度访谈

Narrations of Love and Dreams

——Spiritual Dialogues with Famous Woman Writers



杨匡汉

序言 与缪斯萍水相逢

燃烧的女巫刚刚点火，凤凰涅槃之后，是一种风鹏远举的飞翔。

“飞翔”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迅猛发展的一个表征。人们不难想象，长期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和居于文化边缘的女性文学，从以往的“不爱红妆爱武装”到如今的红妆武装皆所爱，从过去的“铁姑娘”颂扬到当下的“真女人”书写，字字行行都是斑斑点点浅浅深深的生命留痕，艺术历程和心路历程如此漫长艰辛又如此忧愤慷慨。意蕊心香不乏血泪的培孕，但我们应当感谢3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女性在向命运挑战的过程中，幸与缪斯萍水相逢，涌现了那么多出色的女作家，那么多令人欢喜赞叹的好作品，还有那么多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

王红旗女士的《爱与梦的讲述》，正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新著。作者以“访谈”的方式，作了18位知名女作家书写爱、家与梦的在场研究，是女性人生经验与艺术念想的一次心灵对话，既有文献意义，又有学术价值。

作者以“三原色”为喻，的确颇具新意。“红”是血色，是女性生命的图腾，那里有大爱的传奇，有自我的救赎，有灵魂的颤抖；“黄”是金贵之色，标志着女性在疼痛的飞翔中对诗意栖居的执著寻求；“蓝”是天空和大海的色素，那里蕴藏着自由、宽宏和博大。与18位女作家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心绪、姿态、盘诘、思考的种种表达，都是作为理性结果的灵魂活动，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无数看不见的小铃铛在天空下发出的清爽的声响。

在女性字典里，诚如冰心所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关于“爱”，“聪明人”把简单的东西演绎得纷繁异常，而“糊涂人”则把复杂的东西凝结为

简单。“情癫天后”们都是“聪明人”，从郎才女貌、女才郎貌，到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战争，怎一个“爱”字了得，要死要活，却随时拾起又随时抛弃。“糊涂人”不去玩朝三暮四、“山盟海誓”的口水游戏，只晓得平平淡淡里的相濡以沫，磕磕绊绊时的牵手相携，大大咧咧中的宽容互补，点点滴滴间的积爱成流，并诉诸曲曲折折的笔墨。王红旗和她的谈伴们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人生难得糊涂，就这么简单。

人在旅途，于“爱”、于“家”、于“梦”，大致有三种境界。其一境为感性的人生梦幻，遂有“灰姑娘”、“靓公主”和“白马王子”的种种传奇；其二境为理性的人生打拼，成败得失于官场商场情场文场，亦不失为酸甜苦辣的经验累积；其三境为悟性的性别觉醒，与世无争，与人相谐，见得“真”之珍贵。也可谓：至此境，“红笺”、“黄页”、“蓝簿”已为无色。一切的情、爱与梦想，都会因之而由“蛹”化“蝶”。

化蝶的飞翔在蓝天里、日光下澄辉蔼蔼。这样，真正的“爱”、真实的“家”和真切的“梦”，就成为长期渴求而获得的花环，成为摇曳于掌心的阳光和净水，映射着与天地共呼吸的明丽，为山水共作证的温暖。

“性别三原色”的慷慨对话，并非才智的表演。研究者和女作家们都没有离开人类最基本最朴实的情感，都坚守着也呵护着诗意的栖居的一方领域，在这里闪烁着智慧与才情。我们也就有理由为她们的坦诚而感动，也共享其间精神的喜悦。

门外絮语，是为序。

2009年10月于北京潘家园

目 录 CONTENTS

- 004 杨匡汉
序言 与缪斯萍水相逢
- 001 王红旗
导论 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精神重建
——从现代向远古的回望……
- 015 红 爱的颜色
- 018 深度访谈之一 迟子建
捍卫人类灵魂“原乡”的生命史诗
- 028 深度访谈之二 严歌苓〔美国〕
探寻人性原根大爱的女性传奇
- 040 深度访谈之三 张抗抗
女性生命意识里的呼唤
- 066 深度访谈之四 葛水平
“原生态”乡土叙事的现代性隐喻
- 082 深度访谈之五 林 涓〔荷兰〕
寻找人类灵魂的救赎之策
- 096 深度访谈之六 虹 影〔英国〕
难在道“女人”之所未能道

- 117 **黄 家的颜色**
- 120 深度访谈之七 徐 坤
一座精神“鸟巢”的诞生
- 144 深度访谈之八 张 翎〔加拿大〕
在疼痛飞翔中寻求生命乐土
- 162 深度访谈之九 孙惠芬
坚守和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 176 深度访谈之十 魏 微
“暧昧”年代的生存与情感启示录
- 188 深度访谈之十一 山 飒〔法国〕
构筑自己的文学理想国
- 208 深度访谈之十二 陈瑞琳〔美国〕
共享生活与创作的精神盛宴

229	蓝 梦的颜色
232	深度访谈之十三 潘向黎 聚焦都市女性心灵的精神新质
246	深度访谈之十四 钟晶晶 想象，创造另一种真实的精神信仰
264	深度访谈之十五 戴 来 激活当代都市人“爱”的能力
278	深度访谈之十六 吕 红〔美国〕 撕碎东西方“情人”温情的面纱
294	深度访谈之十七 崔曼莉 书写大变革时代的女性心灵成长史
304	深度访谈之十八 罗露西〔美国〕 心底之声

红，是爱的颜色；黄，是家的颜色；
蓝，是梦的颜色。有爱，有家，还有梦，
是一个女人生命的本色。

——题记

王红旗

导论 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精神重建

——从现代向远古的回望……

从远古时代起，每一个时期的文化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思维。现代诗人以黑色的火焰来阐释现代性，可曾记否，在太阳还没有诞生之前，宇宙是一个黑色的大圆。也就是说，黑色是人类的原初，而大圆是女性、母腹的隐喻。正如荣格所说：“原始意象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本能的自我认知，或本能的自我描写。”如果说，人类把某种文化模式、某种精神信仰的世代传承称为传统，那么，现代性就是基于传统——原乡母腹的孕育而生成的新鲜精神。尽管每一代人都在告别过去，“每一次爬上坦途都会永别一些风景”，但正是这些汇聚成人类文明进程的大秩序。大秩序的演进本身就在构成“传统”中实现着人类携带着原根的飞翔之梦。

原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渴望和梦想，是建立在人类远祖实际生活基础之上的真实，并不是所谓的“虚构的传统”。它虽然远离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却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指向现实与未来的神谕，使人类能够发现如潮水般涌来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当代考古的许多重大发掘，重现了原始母系社会以母亲“生命之爱”为核心的“母神文明”，让人们认识到人类诸多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社会文化仍在向男权单极的方向延展。虽然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从近代就开始了，虽然当代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在中国，男女平等现今已成为基本国策，“但是，在男女两性的经济地位已渐趋平等的今天，男权文化与商业合谋，有时会以文化精华的面目出现。不仅女性被商品化、被

欲望化、被物化的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婚姻破碎、家庭暴力、性暴力、性骚扰等社会案件也频频发生，女性的私人写作也陷入了被看陷阱。而且女性对男性中心文化集体无意识的‘性别怪圈’，又形成了女性更深层精神解放的新锁链”。是社会性别塑造了女性，还是女性在自己塑造自己？如何重新认识社会性别的深层内涵？如何重新探索女性文化的终极目的？带着种种思考，我们“寻根”于原型母神，这种“寻根”如同一种回归母腹的生命沐浴，一种追求心灵崇高与完善的自我拯救。蓦然回首，我发现，时空距离我们是那么遥远，而心灵却离我们是那么近，在生存遭遇困境时我们总是在期冀得到神明的教诲，肉体没有办法到达彼岸，灵魂却如蝶似的飞进那明媚的春光里。

一 “性别三原色”的原型思考

“全球化”这场人类文明的大冲撞与大融合，带来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破碎与毁灭、重组与新生。而现代性如何现身？它仿佛是在天与地之间的巨型画板上，调制生成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若是聚焦于性别，则是深藏着一点红、一点黄、一点蓝的“三原色”。如何构建和谐性别关系新秩序，是人类现代性文明的基础性问题。如果把绘画艺术的三原色比作人类的爱、家与梦，那么，红是爱的颜色，黄是家的颜色，蓝是梦的颜色。“三”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原”是原本、原初、原始。我们由此不仅会认识到人类灵魂与精神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共通性与差异性，更会惊奇地发现，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原始母系社会的“母神文明”，是超越女性单极文化的、男女内在经验统一的原始体系。原型母神博大包容的生命之爱，是人类大爱的内在核心与根本。

“性别三原色”，试图以人类初始的“完整的人”的经验，即原型母神的生命“三原色”，从远古母体文化记忆的往事里，揭开原始女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精神之谜，汲取女性爱、家与梦在“原乡”里的内在力量，来催生出现一种和谐性别文化的新胎体，为现代人寻找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与“母乳”。因为，男权文化性别霸权的片面性，导致男性意识的膨胀，造成其人性的不完善，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极端女性主义操持利刃的性别战争，偏激的情绪代替了理性的批判，造成了思想迷失而无法抵达更高的哲学层面。凡此

种种，对人类完善的心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深度危机。而原型母神在那个肉体与灵魂都毫无掩饰的时代里，在创造“母神文明”的过程中，体验着女性自我身体强大的创造力，把自己视为自然万物生命的伟大母亲，与她的子民和大自然有着浑然一体的坦率、浪漫与绚丽。仿佛一种更深远、更终极的精神现实存在，会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你眼前。因为，那里就是人类灵魂的“原乡”。

近几十年女性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实践，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仰视到平视，到发现其价值审美与躯体修辞的混乱和悖论，很多“主义”无法接受，再到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其间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反思与自我再认识的过程。我曾在一次春雨中于香山密林深处驻足遥想：从泥土败叶之下钻出的小种子的茎芽，长出了嫩绿的小叶片，无色的小种子化为叶片的翠绿与金黄，繁茂的枝条上生成一个个花蕾，又绽放出色彩缤纷的花朵，花朵之后是满枝成熟的果实。我体验到大地母亲的生命在春天里的发端与延续，仿佛把自己“人到中年”的生命流程梳理了一遍似的，萌生出一种力量。有诗文为证：“乌云锁住了心动 / 烦恼遮蔽了灵性 / 想跳起 / 举不起身体的重 / 想呐喊 / 张开口却无声 / 仰起头 / 泪水和着雨滴 / 落在心中哭泣 / ……耳畔风声鸟鸣 / 唤回远足的生命”（王红旗《瞬间之一》）。“当体制的、性别的、文化的、知识的、心理的重重压力，都变成你生命价值外化的障碍，全方位倾压而来的时候，你的肉体和精神都被挤碾碎了。但是，灵与肉在血液里搅拌的剧痛，会毁灭你的生命，也会使你获得再生。因为，此时你的‘骨头’还完好。你是在疼痛中自愈与飞升，还是在无奈与无声中死亡，抉择全在你自己。……（那）决不仅仅是女性冥思万次不解的‘惑’，而是一种女性内在生命力的迸发。生命承受如此之重的涅槃与超越，就在这瞬间开始了。”（王红旗《瞬间之二》）

后来读德国埃利希·诺伊曼的《大母神——原型分析》，我发现书里面竟有与自己体验如此相同的数段文字，从而启发我思考母亲的“生命之爱”更深层的文化意义，那是20世纪的90年代末，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2003年我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女性文化丛书，在《中国女性在演说》里我特意设立了“重铸人类母亲之魂”的专题。其后我为北乔的《刘庆邦的女儿国》作序，以“女儿国——乡村里最鲜亮的记忆”为题目，再次具体阐释了当代弘扬母亲生命之爱的多重意义。在我看来，母亲的生命之爱

是超越女性本我性别的人类普适性之爱，也是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文化母体。这样我逐步确定把对“性别三原色”的思考，纳入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以此来拓宽我的学术视野。

二 红是爱的颜色

人类自诞生以来，由性进化到爱，由性爱进化到情爱，到婚姻家庭之爱、民族国家之爱，到超越家国的“地球村”文明自觉之爱，等等，这揭示出人类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一个爱的衍变史。非正义的战争，以及占有、征服、奴役、屠杀、掠夺、霸权与强权，都是丢失人类大爱的私欲膨胀与疯狂，是人性道德的缺失与沦丧。在彻底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男人与女人的伦理关系时，人类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宇宙观。人与山川河流，人与动物植物，人与日月星辰，人与一切能触摸或能感知的存在都将重新结盟；‘人是自然界的灵长’的观念，将被‘人与宇宙中的万物平等’的理念所替代”。也就是说，当代人必须以人类与万物共呼吸的宇宙观念，重新恢复完整健康的双重生态文明。然而追溯“人类与万物共一”的文明起点，原始母系社会原型母亲对宇宙万物生命之爱的红色大圆，如红日喷薄而出，击穿数万年天与地的时空，昭示着一种未来学意义上“三原色”融创的大美景观——人类新文明形态。因为，原型母神的血缘之爱是宇宙万物的生命之源。这是原型母神在体验自我身体之血与角色变形的过程中，把自己视为宇宙万物生命的母亲，而形成的母性原型意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原始神话里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原型母神认为，女性作为宇宙生命的创造者，能包容整个世界。她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大地，是宇宙万物生命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再生者、保护者和养育者，是一切生命的母亲。而“这位母亲永远是同一个。她在终极意义上是大地，由大地上的女人直到无数世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来代表”。女性不是男性创造的，也不是为男性的生殖目的而存在的。女性自己身体之血变形的经验告诉我们：“男性从它里面产生而且从它本身产生。男性是一个播种者，只是大地的一个工具，而他播下的种子并不是‘他的’种子，而是大地的种子。伟大的容器在其自身中生成了它自己的种子。它是无性生殖的，而只要求男人做开始者、耕夫和播种者，这种子来源于女性的大地。”弗罗贝纽斯

的见解巧妙地解释了神话里的“感生说”、“知母不知父”的原始母系观念形态。而在埃利希·诺伊曼看来，女性强大的孕育生殖力，缘自女性内在的生命之爱——如同女性身体之血的变形密仪一样无限。而且这种从女性身体本质意义上所做的解释，不仅是人类生理与心理人格形成的原始基础，而且对现代女性从更深层上认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有着重要意义。

女性身体之血的一次次变形密仪，是女性生命之爱能够无限延展的内在本质。女性在从少女变为女人，变为母亲，在怀孕、分娩与哺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母与子之间生命之爱的血缘关系。初潮，是女性第一次“血”的变形密仪。体内的血第一次流溢出来，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性的成熟是少女成为女人的标志，这时女性会生出一种潜在的母性意识，母爱的萌芽会使女性对每一个小生命奉献出内心的一尘不染的母性真爱。母爱，在一个幼嫩的灵魂中积累着，变成了温情与仁慈。这就是女性月经之血的周期性变化，对女性心理、情绪的影响，它甚至与自然变化有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初夜，是女性第二次“血”的变形密仪。世界各地都不乏宗教的神圣或婚姻的庄严仪式。在中国文化里，由处女膜的破裂而流出的血被称为“落红”、“红玫瑰”，女性会用各种不同的欣喜方式纪念自己成为真正的女人。但是男权文化视初夜为男性检验与占有女性“处女”和“贞操”的证据。怀孕，是女性第三次“血”的变形密仪。怀孕期间经血不再外流，而是通过脐带孕育腹中的婴儿。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与母亲构成了一种血的哺育关系。就像齐美尔在分析《圣母》画后这样说：圣母在她自身之外的存在中找到了她的意义——圣子虽然是圣母的“非我”，但又是圣母的“我”，意味着母性特有的奥秘。分娩，是女性第四次“血”的变形密仪。随着分娩过程的结束，婴儿脱离母体，女性的“血”就变成了哺育婴儿的白色乳汁。母亲，以呵护孩子成长的经验，传递着母爱的“接力”，让人类之大爱绵延不绝。

原型母神对宇宙万物血缘的生命之爱，在原始女神艺术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缘于其真实的生命经验。如欧洲发掘出土的“史前维纳斯”女神像群，法国洛塞尔出土的“持牛角母神”（被称为洛塞尔的维纳斯），奥地利发现的威林多夫的维纳斯，捷克出土的冰河时代的女神陶塑像“黑色维纳斯”，新石器时代的泥雕色雷斯原始女神，还有印度、希腊、意大利、西伯利亚发现的原始女神像，与中国在长江黄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原

始女神泥塑、石雕的造型，有着文化的同质性。它们有的是夸张“性”的特征和欢愉，有的是强调丰满的乳房，有的全身布满了婴儿，都在极力强调原始女神的原型母亲特征。正如叶舒宪先生所言：“如果要从实物证据方面说明人类早期崇拜之神的性别，那么这些巨腹豪乳雕像只能倾向于证明当时只有女神、母神。后世的女神尽管千变万化，但其中的原型只能落实到这些肥硕怪诞的造型。”这是原始母系社会，原型母神以母亲的生命之爱庇护子民繁衍生息的有力证明。在中国古代神话里，女娲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万物之母”的原型母神。从最原始的女娲描写，《山海经·大荒西经》里的“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到《说文》里的“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等文字记载，再到辽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的“葫芦形带状”祭坛形体，还有放在祭坛上的两尊用红黄色胶泥捏制的裸体女神像，“红色陶衣打磨光滑，突出挺着的大肚子，呈鼓圆形；左手曲之身前，靠在大肚子上；腹下有表示性器官的记号，臀部肥硕，向后凸起”，夸张的胸、腹部造型，都显示出母腹孕育生命的神性力量。

三 黄是家的颜色

黄的原初意思是黄土，是原型母神用黄土和着灵性创造的人类生命奇迹。黄土象征大地母亲，或者是大地母亲温暖的母腹，与人类有着如同母与子般的亲缘关系。因此，黄土、乡土不仅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人类安放灵魂和精神的乐土和家园。从原始意义上讲，家从原始女神栖身的洞穴、巢穴，到红黄色的原始女神宫殿，再到象征最高皇权的金黄色宫殿，揭示了人类之家的性别变迁。金黄色已再不是“黄土”的质地，黄色演变为历代封建帝王、皇族所专有的颜色，代表着权势和威严，也象征着中央集权的独揽。在中国封建社会，普通百姓不能随便使用黄色。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皇帝赐予文武重臣的官服是“黄马褂”，皇家建筑的故宫成为悬浮于人们头顶与心灵的黄瓦之海，皇家所用的器具也是代表尊贵的黄色或金色。这其间隐喻了男权文化更多欲望与金钱、统治与霸道的因子。

人类最原始的家，是如原型母神的子宫一样的巢穴。最神圣的家，是原始宗教祭祀的女神庙。女神庙是原始母系社会的“上层建筑”，其色彩大多是红、黄、褐色的组合，其形状或方或圆，三间、五间，或是简单的一层、

两层、三层。但是，外部与内部设立圆形祭坛的较多，祭祀的圣器多是用黄土捏制上红色陶衣的陶罐，在颜色、形状上都与女性的生命之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神庙最早与住宅的建筑不仅结构相同，而且是和居民区相融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想象母系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神庙的祭祀活动有着相似的神性与神圣。是原始女神把制作陶器、纺纱织布、烤制食物、酿制祭酒等都纳入神圣的活动仪式，人与神的生活都是如此相似。那是一个平和、平等、暖意融融的祭祀场所，是原始女神们的双重家园。

坟墓是原始女神的另一个家。由于原型母神以身体经验，创造出万物有灵、灵魂是生命之源的原始宗教，生命如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与灵魂再生，所以坟墓就成为生命死亡后灵魂再生的家。因为母亲的身体是永恒的保护与孕育之所，黄土之下的墓穴是大地母亲的子宫，所以死亡是回归母亲子宫里的灵魂睡眠，肉体在墓穴里存放，等待灵魂被母亲爱的神力所唤醒，躯体才能够得到复活，灵魂才能够得到再生。“天堂”是原始女神灵魂最高处的家，在某种意义上它却是与坟墓合二为一的安息之所。嫦娥奔月在广寒宫饱尝寂寞之后，已经意识到离开大地母亲，等待她的将是永生永世的孤独。

正因为家的原始象征是母腹，是原型母神的身体与子宫，所以在更早发现的华夏民族核心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时期的“华山玫瑰”红彩陶罐，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虎纹彩陶罐、裸体女神像与蛙的彩陶罐，等等，这些原始宗教祭品无论色彩、形体都有着母腹与家的隐喻。现代考古发现的众多以泥土为原料的女神小雕像陶罐，也证明了史密斯先生所说的，“在一切宗教中，罐母神（Mother Pot）都是一个真正基本观念……罐与大母神的同一，深深根植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古代信仰之中”。陶罐是女性身体与子宫的象征，而陶器的制作和修饰，属于原始时代女性艺术家特有的职能。如出自特洛伊德、西萨里克的两个原始女神形象的陶罐，它们都是用红泥塑成的女神罐，罐体一个是肚脐上的圆口瓶象征母亲与婴儿的内在关系，一个是乳房象征着母亲与婴儿的外在的施予性关系。这样就成生了一种家与子宫的同构性的原始关系。因此也可以说，神庙和坟墓里的陶罐是安放灵魂与精神的家，现实生活里的家就是陶罐形状的放大，是母亲巨大的子宫。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原型母神意识里，子宫、陶罐、神庙、坟墓与家、家园是统一的整体。

从人类的家、家园的构筑形式讲，起初是巢和穴，巢是构筑在大树上的